

# 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人口波动

维姆·塔库恩、约翰·维克曼-林

撒哈拉以南非洲能够从其不断增长的人口获益——前提是这种人口过渡必须得到完善的管理

对于撒哈拉以南非洲来说，其最强大的经济资产就是人。随着该地区人口的不断变化，如果能够制定出利用这一潜力的针对性政策，该地区就能够实现显著增长。

婴儿死亡率的下降和预期寿命的延长促使人口总量不断增长，更重要的是，还推动了劳动适龄人口份额的增长。从历史经验看来，不断变化的人口结构——即人口过渡——让各国有机会获得更强劲的增长，实现繁荣。对于撒哈拉以南非洲来说，这个机会甚至更为关键，因为在全球多数地区的劳动人口开始减少的同时，该地区的劳动适龄人口却在不断增长。

## 过渡期的人口数量

从各个角度来看，人口发展都具有重大意义。简言之，撒哈拉以南非洲将成为本世纪全球最关键的人口发展力量。在全球其他地区出现老龄化的同时，该地区将成为全球劳动力增长的主要来源。

2010年，该地区人口略高于8亿，到2100年，这一数字预计将增长四倍以上，达到37亿（基于联合国的中等生育率情况）。该地区在全球人口中的占比将从不足12%增至35%左右。更惊人的是，在所预计的这一时期内，全球将出现的20亿新增劳动力几乎全部来自非洲，而到2100年，非洲在全球劳动力中的占比则将从10%增长到37%（见图1）。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除简单的人口数量增长和劳动适龄人口份额的增长之外，针对人口过渡时期制定的政策也有助于人口红利的实现。如果这些政策支持新增劳动者从事生产性工作，那么劳动力的增长将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并提高人均收入——即获得人口红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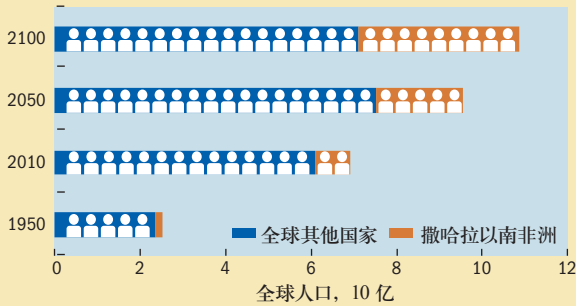
在非洲，人口过渡可以通过四个附加渠道生成可观的人口红利（Galor 和 Weil，

博茨瓦纳大学学生，  
博茨瓦纳哈博罗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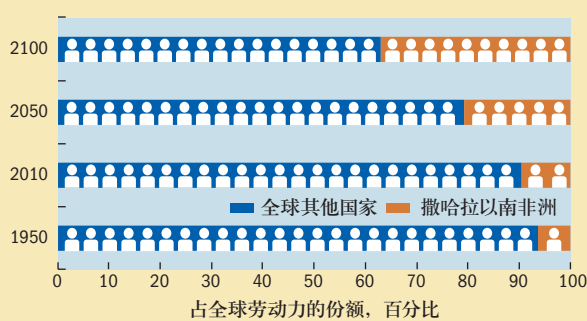


图1  
推动世界人口的增长

在全球其他地区纷纷步入老龄化的同时，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人口将出现增长。



1/3以上的全球人口和近40%的全球劳动力将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



资料来源: IMF, 《区域经济展望: 撒哈拉以南非洲》, 2015年4月; 联合国, 《世界人口前景》, 2012年修订版。

2000年; Bloom 等人, 2009)。首先, 生育率的下降提升了女性劳动力参与率, 进而提升了劳动适龄人口的可就业份额。此外, 鉴于劳动适龄成年人口的储蓄往往高于其他群体, 储蓄总量也会增长, 因此能够提高投融资额, 并进一步推动经济的增长。而且, 有证据显示, 在子女数量减少、寿命延长的情况下, 医疗保险和教育方面的支出就会增长, 这就有助打造出一支健康状况更佳、受教育程度更高且更富有成效的劳动力队伍。最后, 人口的增长还能够扩大内需, 刺激本国及外国投资的增长。

## 增长更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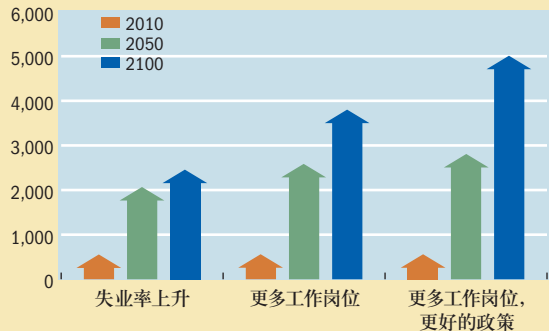
如果治理得当, 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人口红利是相当可观的。这种红利的规模及具体的实现时间将取决于各经济体吸收新进劳动力的能力、过渡人口环境下政策的支持程度以及旨在降低生育率的政策的成功实施 (Drummond、Thakoor 和 Yu, 2014)。

假设部分新进劳动力未能找到工作, 同时就业人口份额仍然保持在 2010 年的水平上, 那么, 到 2050 年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人均 GDP 将是当前水平的三倍以上, 达到近 2000 美元 (实际数值), 而 2010 年中期该地区的人均

图2  
增长的潜在推动力

如管理得当, 人口红利将推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经济增长。

(人均GDP, 按2005年美元计)



资料来源: IMF, 《区域经济展望: 撒哈拉以南非洲》, 2015年4月。  
注: 不同情形下的人口红利。情形1: 经济体无法创造大量就业机会。情形2: 所有新进劳动力在生产率达到历史新高的情况下找工作。情形3: 政策变化转化为贸易开放性的增强。

GDP 仅为 600 美元。这一预估不仅反映了劳动力的增长, 还反映了现有趋势的延续及与人口过渡无关的机会的存在。如果所有新进劳动人都被劳动力市场吸收, 那么, 与上述设想相比较, 到 2050 年该地区的人均 GDP 将再增长 25%, 到 2100 年, 新增比例将达 54%。在最好的情况下——即在创造就业机会能够与更具针对性的政策和生育率的降低发挥协同作用的情况下——预计到 2050 年, 该地区的人口红利将接近 50%, 到 2100 年将达到 120%。人口过渡的加速带来了人口红利的增长和加速 (见图 2)。

## 全球性后果

鉴于当前全球其他大部分地区纷纷出现人口老龄化, 如果非洲不断增长的劳动力人口能够融入到全球价值链之中, 特别是撒哈拉以南非洲, 如果他们能够抓住劳动密集型生产的相对优势, 那么将从全球经济中受益。贸易开放程度的提升将有助就业机会的创造, 且有利于该地区从资本和技术转移中受益。从经济角度看, 人口迁移对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和世界其他地区都大有裨益。高额侨汇对于移民劳动者的迁出国非常有利, 而且劳动力的大量涌入也给迁入国的雇主带来了实惠, 因为这些国家正处于劳动者数量停滞或下降的窘境。当然, 正如牛津大学教授保罗·科利尔 (Paul Collier) 在其著作《移民: 如何改变我们的世界》(Exodus: How Migration Is Changing Our World) 中所谈到的, 移民数量过高也会给迁出国和迁入国造成社会和经济影响。移民政策的制定需要实现经济、政治和社会考量的适度平衡。

此外, 中国低成本生产向其他地区的转移也为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创造了机会。但前提是这些国家要为商业往来提供更加便利的条件, 并降低成本——特别是通过

## 喜忧参半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不同国家的人口过渡速度与路径存在很大差异，这种速度与路径将最终决定一个国家是否能够从人口红利中受益（见下图）。

下图第一组国家以小国为主。在婴儿死亡率和生育率快速下降的辅助作用下，这些国家较早经历了人口过渡。其中，毛里求斯和塞舌尔目前正面临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挑战。第二组国家正处于过渡期，但预计2050年前不会达到高峰，其过渡进程比拉丁美洲或东亚地区慢很多。在这一组国家中，纳米比亚和斯威士兰是过渡相对较早的国家，但埃塞俄比亚和布基纳法索等国目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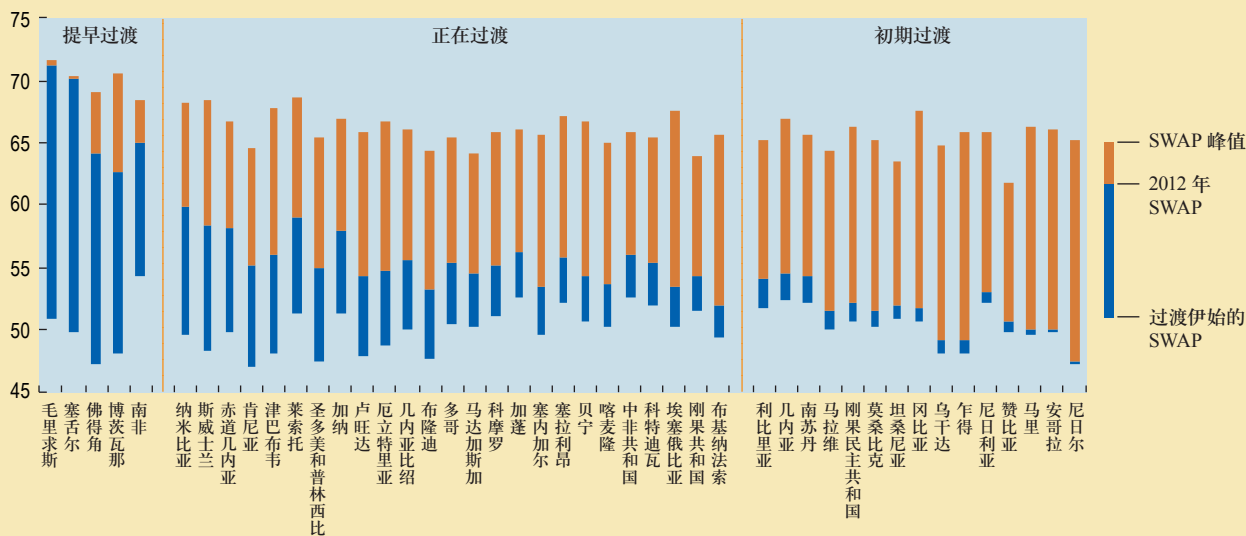
仍处于这一过渡进程的初级阶段。我们关注的重点是过渡异常迟缓的第三组国家。这些国家的状态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其生育率的居高不下，事实上，其中一部分国家的生育率变化已经停滞。该地区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尼日利亚和刚果民主共和国——就是这种情况。

从区域上看，到本世纪末，撒哈拉以南非洲东部和西部的人口均可超过10亿。南部的人口增长将持续平缓，这表明南非的过渡已接近完成。尼日利亚人口预计将从2015年估算的1.82亿增长到2100年的7.52亿。到本世纪末，撒哈拉以南非洲另外11个国家的人口将超过1亿。

### 人口过渡的三个阶段

各国处于人口过渡的不同阶段。

（劳动适龄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份额）



资料来源：联合国，《世界人口前景》；IMF工作人员的计算。

注：SWAP=劳动适龄人口所占份额。

消除基础设施障碍，并提供可靠的、具有成本效益的电力、水、道路和全球市场准入权，他们才能够从资本的流动中受益。

但是，无论是人口过渡还是人口红利，我们都无法保证这一切必然发生。为确保这种过渡，部分国家必须降低他们居高不下的生育率。同时，要想抓住潜在红利，各国政府必须实施有助于新进劳动者找到生产性工作的经济和社会政策。如未能降低生育率或未能为新进劳动者创造岗位，则可能导致失业率迅速提高，造成潜在的严重社会和经济后果。事实上，随着人口过渡的逐步发展，部分国家正在努力应对失业率的持续攀升，这一状况突出了这些国家在经济与社会政策妥善协调方面所面临的挑战。

东亚和拉丁美洲的经验表明，每一次人口过渡都不相同。这两个地区的人口转型大约从上世纪60年代同时

开始。但是，东亚国家获得的人口红利要明显高于拉丁美洲，因为该地区对政策进行了更妥善的调整，更能满足人口过渡时期的需要。举例说明，该地区增加了受教育机会，并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以鼓励人们减少生育子女的数量，同时增加对人力资本的投资，这提高了不断增长的劳动力人口的技能和生产力。此外，加大对制造业的重视，刺激了整体经济平均生产力的增长，使其进一步融入全球贸易，促进外国投资和技术转移的增长。灵活的劳动力市场政策促进了劳动者向劳动密集的高产量制造业高效迁移，有助于经济转型的实现。越来越多的劳动人口推动金融业发展，将增长的储蓄导向投资领域。这些政策互为补充，让东亚国家能够最大限度地利用其不断变化的人口。

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人口过渡远远迟于其他地区，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该地区在依靠医学进步降低婴儿死亡率

方面进展迟缓。

要想从人口红利中获益，该地区就必须克服三大挑战。

首先，该地区许多国家的生育率居高不下，这会延迟或降低所有潜在的人口红利。同时，人口的不断增长和失业率的不断上升可能会加剧社会风险和政治紧张，这是可能出现的最坏情况。随着迁移人口的增加，该地区及世界其他地区的其他经济体也会受到影响。

此外，不断增加的人口将会给公共资源和满足各国人民需求的能力造成压力。即便是要为不断增长的人口提供当前同等的服务水平，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也必须要扩大本地道路网络，电力、水和污水管道系统，并增加医疗卫生和教育服务的供应。此外，为了充分挖掘潜在人口红利，它们不仅需要维持当前的服务水平，还需要提高医疗卫生、教育和基础设施的人均投资水平。另外，时机的掌握也是一个问题：教育和医疗卫生服务必须在这些新增人口达到劳动年龄前得到提升，但是用以实现上述提升的资金需要等到这些人开始就业并纳税时才能到位。对传统农业实践和城市规划的反思也非常必要。对于养活人口及准许这些劳动力参与更高生产力的部门来说，农业的改良至关重要，而且城市设计必须考虑涌入城市寻找工作机会的农村移民。

## 为了充分挖掘潜在人口红利，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需要提高医疗卫生、教育和基础设施的人均投资水平。

最后，该地区必须创造前所未有的大量就业机会——2010—2035年间平均每年提供1800万个岗位。撒哈拉以南非洲非正规部门的岗位不断增长，在短期内可能仍是该地区的主要就业机会来源。有证据显示，该地区大部分女性除在非正规部门工作外别无选择，因为她们必须在赚取收入的同时兼顾子女的养育。非正规部门较低的生产力会导致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人口过渡时期的生产力低于平均水平。

### 需要采取哪些措施？

为改善人口红利的利用前景，宏观经济政策必须集中在以下四个主要方面。

吸收新进劳动力并提高整体生产力的优质岗位：鉴于大部分岗位不得不存在于私营部门，因此必须提高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推动参与全球化竞争的劳动密集型部门

的发展，以及放宽贸易限制的政策，以求实现就业机会的增长。取消控制女性劳动力参与的法律和制度障碍对这一过程具有辅助作用。

在维持宏观经济稳定性的同时，要刺激经济转型并推动私营部门的发展，具体措施包括保护投资商权利、加强法治建设并通过弥合基础设施缺口降低商业往来的成本。这些政策可能需要增加支出，同时维持债务可持续性，因此需要政府提高收入。减少对资本和收入的扭曲性税收能够促进私营部门的扩张并推动劳动力需求的增长。

人力资本投资，包括对医疗卫生和教育领域人力资本的投资，在初期阶段对于加速人口过渡并提高劳动力的生产力来说至关重要。而且，享受医疗保险和接受教育的机会对于缓解获得机会的差距及实现更平等的人口红利分配也非常重要。同时，农业政策和城市规划的改进也是非常必要的。

金融业的发展，应该有效地将储蓄资金导向投资，这样可以促进就业与经济增长。与此同时，适用于近五亿新增养老金领取者的养老金制度还需要切实可行地实施。

其中，多项政策是相互关联的，因此利用这些政策的协同作用对于人口红利的增长至关重要。

撒哈拉以南非洲目前正处于人口发展的十字路口。死亡率和生育率的成功下降及支持性政策的有效实施能够为该地区带来可观的人口红利，并提高全体民众的生活质量。因此，该地区可能成为全球经济领域的一股重要力量，并有助于全球其他地区缓解老龄化的部分影响。但如果未能抓住这种新人口状况所提供的机会，该地区将面临重大的经济和社会风险。■

维姆·塔库恩（Vimal Thakoor）是IMF非洲部的经济学家，约翰·维克曼-林（John Wakeman-Linn）是该部的顾问。

---

本文基于2015年4月的《IMF区域经济展望：撒哈拉以南非洲》中的第二章“撒哈拉以南非洲如何获得人口红利？”（How can Sub-Saharan Africa Harness the Demographic Dividend?）

参考文献：

Bloom, David E., David Canning, Günther Fink, and Jocelyn E. Finlay, 2009, "Fertility, Female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and the Demographic Dividend,"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Vol. 14, No. 2, pp. 79–101.

Collier, Paul, 2013, *How Migration Is Changing Our Worl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Drummond, Paulo, Vimal Thakoor, and Shu Yu, 2014, "Africa Rising: Harnessing the Demographic Dividend," *IMF Working Paper 14/143* (Washingto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Galor, Oded, and David N. Weil, 2000, "Population, Technology and Growth: From Malthusian Stagnation to the Demographic Transition and Beyond,"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90, No. 4, pp. 806–28.